

# 權威情結

## Authority Conflict

宋卓琦

*Jor-Chi Song, M.D.*

團體治療中，有關權威的議題，從來不曾缺席過，本文從理論與實驗的角度，探討這個令團體有趣且挑戰的議題。

精神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在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一文中，論述法國學者 **Gustave Le Bon** 的「大眾心理學」時，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，這種矛盾所引發的現象。佛洛伊德認為一個人小時候的『原初自戀』，在接觸環境之後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，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『理想化』，並且對自己有『自我理想』的期望。然而，自我理想會限制自我不能為所欲為，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。這兩端的擺盪關係，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。

若要說到對權威的攻擊，其實在人的一生當中，早就在醞釀了。英國分析

師 Winnicott 認為，『攻擊』與『自發性』息息相關。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，還沒有能力對親身經驗做因果聯結時，他的攻擊等同只是一種活動，例如在子宮內踢腳，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，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，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，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，而且還可算是愛的一部分表達。這攻擊的本能，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，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，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，還要客體能夠包容攻擊。所謂病態的內向，是把所有關係分裂為只有二種，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，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，所以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才會覺得安全；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，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具有攻擊性，這時若管教失當，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

居善醫院副院長

通訊作者：宋卓琦，居善醫院，桃園縣大園鄉大觀路 910 號，電話：03-3866511，傳真：03-3866512，

E-mail: jorchisong@yahoo.com



了。

而對於權威的需求，也是早就存在了。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，可以依靠、崇拜、予取予求。然而，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，對自信總是會造成缺憾。所以在自我形成發展的過程中，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，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，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。

美國分析師 **E. S. Person** 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，為了尋求超越，採取三種策略：

一、掌握神格：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，是虛弱無助的感覺，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，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，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、被虐待的經驗、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、存在的寂寞感、終究會死亡的事實。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，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，並在神話中創造各種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。至於現代，隨著科技的進步，許多人類鄙棄宗教，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，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，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，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。但知識和宗教一樣，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，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，令人產生錯覺，以為一切操之在己，可以征服一切，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，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。

二、服從上帝：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，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祇，尋求安全與救贖，放下個人的野心，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，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。在極端的狀況，人放棄反抗、只有服從時，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，期待宗教帶來奇蹟、神秘、與權威。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、操縱、甚至侵略。

三、教父幻想：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。為了確保財富、知識、或權力，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、大師、教父或教母。這種人會在大家『理想化』的需要中產生，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、奇蹟與神秘，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、商業鉅子、XX學之父、首富。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，也埋藏著慾望，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，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（母）。

十字軍東征，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，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。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，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『文化大革命』而進行屠殺。人類歷史中，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，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。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、經濟、及心理都有。

美國學者 **S. Milgram** 於 1961 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、關於服從權



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，目的是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。他登報以 1 小時 4 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，讓志願者抽籤當「老師」或「學習者」，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「老師」，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，「學習者」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。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，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，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，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，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。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，一一唸給學習者聽，然後再開始考試，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，再唸 4 個答案，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。學習者若答錯了，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，強度由 15 伏特開始，每錯一次，就再增加 15 伏特，直到加到最大的 450 伏特。若答對了，才能進展到下一題。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，但實際上只有音效。當電壓增加到 150 伏特起，演員會開始呻吟，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，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，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。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，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，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。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，實驗者只答說：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，你

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。

在做實驗前，Milgram 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，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？預測的比例是 1.2%。但實驗結果竟然是 65%！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，在不同地區或國度，例如 2008 年英國的 BBC，2010 年的法國公視，2011 年美國的 Discovery 頻道，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、甚至 80% 的結果，令人奇怪現代的西方教育不是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嗎？Milgram 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，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，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，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。

類似的實驗是美國心理學教授 P. Zimbardo 於 1971 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。他以一天美金 15 元的酬勞，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，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 24 人，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，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，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。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 14 天，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，都超乎預期地過於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，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對囚犯的統治，例如關禁閉暗房、強迫數數、罰做操、不准大小便、不准清潔便桶、沒收床墊、脫光衣服等等。結果有 5 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，其他囚



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。然而實驗進行 6 天就提早中止了，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，而她也是 50 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。她的反應與眾不同，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？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。2004 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，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，令人聯想到這實驗，**Zimbardo** 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，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。

筆者認為，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，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：他們願意服從、也預期應該服從，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，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，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？而另有一種人，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，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。

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，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。傳統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、以專業知識做詮釋、保持空白螢幕，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。**Kernberg** 認為應區分權威（**authority**）與獨裁（**authoritarianism**）：權威是適當的權力，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，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，若沒有權威，會導致無能、癱瘓、混亂；而獨裁則相反，是濫用權力。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，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、尊敬與費用呢？技術性

的中立態度（**technical neutrality**）並不是冷漠，而是客觀的關切，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，對於病人的超我、自我、本我與現實，亦保持一樣的距離。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，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，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。**Kernberg** 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，在移情反應中，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，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，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，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，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。經過分析與詮釋，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。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，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，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。

團體治療是從精神分析演化出來的，一些核心的觀念是一致的。團體領導者若要避免濫用權威，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團員身上，抗拒被學派的權威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團員身上，團員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。領導者得要有心理準備，自己的權威角色會成為投射的對象，雖然會被一部份團員擁戴與服從，但一定會被



另一部份的團員攻擊與發洩，這時領導者的包容與詮釋，才能讓團員有機會了解移情的運作，進而對自己內心深層有所領悟與體會。有的領導者因為害怕擔當權威角色會被當成箭靶，而與團員一切平等分享，但團員終究會因為這樣無效的領導而深感挫折，用質疑或指責來攻擊領導者。不過在團體中的攻擊雖很重要值得探討，並不表示可以毫無節制，令人產生害怕的感覺，領導者仍得小心控制在不會失控的限制內。所以一個領導者本身最好體驗過團體治療，當過團員，為的不只是角色互換的體會，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心理狀況的了解，才能在團體中多重的投射與移情中倖存，讓團體成為一個大鏡子，給團員更清楚地看到自己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Freud, S. (1921). *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*.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, Volume XVIII (1920-1922):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,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, 65-144.
- Person, E.S. (2001) 論佛洛伊德的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，五南。
- Kernberg, O.F. (1996). *The Analyst'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*. *Psychoanal Q.*, 65:137-157.
- Milgram, Stanley (1974). *Obedience to Authority; An Experimental View*. HarperCollins.
- Person, E.S. (2001). *Knowledge and Authority: The Godfather Fantasy*. *J. Amer. Psychoanal. Assn.*, 49: 1133-1155.
- Winnicott, D.W. (1950). *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*. In *Collected Papers: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-Analysis*. London: Tavistock Publications, 1984, pp. 204-218.
- Zimbardo P. *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: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*. <http://www.prisonexp.org/>

